

「我想靜靜」

唐德宗是唐代第九代皇帝，為人「猜忌刻薄，以強明自任」。某次，工匠在製作玉帶時疏失，德宗發覺後，詔令中書省處死玉工。宰相柳渾反駁說：「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皇帝若直接殺玉工，那他也沒辦法；但若交由負責部門，就理應按律治罪。結果以誤傷乘輿器服罪名，對玉工杖責六十。

柳渾沒有料到的是，這次勸諫適得其反。此後，德宗在遇到不高興的事，再不通過有司辦理，而是「便殺則已」，直接殺了了事。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柳渾的規勸，留了一個很大的邏輯漏洞，給了德宗錯誤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交付有司需要依律辦事，那麼不交由司則可為所欲為。實際上，有司依律治罪是更嚴格規範的處理程序，即使不交由有司，也不意味着可生殺予奪。

最近，京滬高鐵傳出要設靜音車廂的好消息，獲得一致喝彩。某些不文明乘客在車廂裏放著「農業重金屬」歌曲，大聲喧嘩，熊孩

子吵鬧奔跑，旁若無人，共同錘擊著其他乘客的肺腑。可以說，天下苦噪音久矣。靜音車廂正是出於解決「我想靜靜」這一痛點的考量。

但另一個擔憂隨即而來。專設靜音車廂，是不是變相默許其他車廂可以不靜音？因此便可更加肆無忌憚。實際上，這種情況是大概率會發生的。正如唐德宗式的思維。其實，靜音車廂的反面並不是非靜音，其乃是對乘坐環境提出了更硬性的約束要求，但其他車廂同樣應當有維護安靜的公德自覺。

因此，鐵路公司在設立靜音車廂的同時，亦應當下大力氣來推進整體乘車體驗的改善，不能像現在這樣除了播放形同虛設的溫馨提示外，對於車廂噪音聽之任之，熟視無睹。否則，專設靜音車廂反而就是懶政思維的產物了。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麥路英雄

這篇專欄關於電影《麥路人》，有少量劇透。如果還未觀賞電影，不妨趁它還未落畫去戲院觀賞。如果您已經看過，那我們就一起來聊聊。

《麥路人》的故事很香港。在我眼中，甚至可以被稱為《七十二家房客》的精神續作——都是一眾社會底層人士風雨同行的故事。他們「有家又無家」，或是無家可歸或是有家歸不得的他們，又因為共同在二十四小時麥當勞過夜而成為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

電影選擇了一個極佳的切入點。相信對大部分香港人而言，這一群「麥路人」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一定曾經在某個時刻、在某家麥當勞的角落瞥見過他們，但從來無從得知他們的故事，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究竟經歷了什麼才淪落至此，他們今後又將去向何方。與他們相比，住籠屋雖然已經很是淒涼，但好歹也有一個空間一張床，「麥路人」們只能拼起幾張櫈，勉

強度過漫漫長夜。

相比起郭富城、楊千嬅飾演的男女主角，我更喜歡電影中的一眾配角。在內地綜藝節目上，各位導演還在痛批小鮮肉演技一場糊塗的同時，在《麥路人》中，張達明、萬梓良這些睽違許久的香港演員，反倒是貢獻出了多年未見、可圈可點的表演。他們的戲份可能不多，但真實而動人，支撐起了整部電影。相比起TVB式的大團圓結局，我也很喜歡電影的結局——「麥路英雄」努力助人，卻最終沒能拯救世界也沒能拯救自己。電影中，放高利貸的大耳窿依然囂張，嗜賭如命的婆婆依然詬過於人，「好人」與「好報」之間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雖然不符合我們的心理預期，但這不正是生活的常態嗎？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都不如烤肉

如果食物也有性別，那烤肉一定是雄性荷爾蒙最旺盛的那個。它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就擔負起了人類進化的作用，在遠古時代的叢林中，祖先們還沒邁進走向文明的大門，就已經懂得將獵物放進大火之中，伴着滋滋啦啦的聲響和噴濺的油花，第一次簡樸地詮釋了「烹飪」的意義。

在那個時代，味覺的戰場只露出了冰山一角，人們決戰的是生存和征服。一刀、一箭、一網就奠定了你在族群中的地位，直來直往，毫無迂迴。或者說，我們在原始慾望的激發下，還在享受命中獵物那一瞬血液倒流的快感，並沒來得及細細品味，揮別了茹毛飲血之後的真實和精緻。但不管怎樣，烤肉大多都可以算作人類最早的料理方式。

值得慶幸的是，數百萬年過去，進化已經成為留存在博物館裏的標記，可烤肉的威嚴不變，甚至在當今地位有增無減。那無法取代的美味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歷史長河中流動並永存，彷彿跟呼吸和脈搏連動，別管時間地點，總能喚起你最本能的嚮往。

時間留給烤肉的，只是形式的演變。從肉和火簡單粗暴的碰撞，變成了明火炭燒、爐上煎烤、成串炭烤等等。世界上每個地方的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烤肉當中，無一例外地貪婪。從粗放的中東烤肉到大名鼎鼎的南美烤肉，從BBQ到日式、韓式、中國燒烤，總有一種方式能給你寄託，用或熟悉或陌生的方式帶來口腹的安慰。架起烤盤的那一刻，就是戰歌驟起，把肉片放上去，親眼看着它被溫度征服，內裏的脂肪忍不住燥熱，統統跑出來宣告投降。隨即一陣濃烈的飽和感噴薄而出，只要聞到這個味道，就意味着你的勝利。而這餐飯，似乎已經不是吃的問題，而是作為一個食客的尊嚴。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一分錢

派福利，是時下許多軟件推廣之利器。同事教我在手機下載了一個支付軟件，推廣期內，用它掃碼乘公交只需一分錢。一分錢，現在似乎什麼都幹不了，不但早已從我們的錢夾子裏消失——當然，電子支付流行，錢夾子本身已岌岌可危——而且幾乎要從我們的記憶裏消失了。

幾次一分錢的消費，倒讓我想起了一首歌：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把它交給警察叔叔手裏邊。我那年月的消費水平低，一分錢雖是最小的貨幣，也可以買顆水果糖，如有兩個一分錢就能買塊白橡皮了。

不過，我這小文不談經濟，只想說說歌詞。這首歌教孩子拾金不昧，寫得很好

。馬路邊、警察叔叔，都是生活中常見的，雖只三個短句，卻有行動邏輯，場景也躍然眼前。一分錢，極言幣值之小，又恰顯出品格之高。也有人說正因為只是一分錢，故而不昧，言下之意，若是撿到一百，便「笑納」了。此為惡搞，姑且不論。好歌詞又如「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正上映的電影《我和我的家鄉》，一開始便是這首歌，意象生動，境界遼遠，令人欣喜踏實。

反觀一些歌，如配樂之嘶鳴、湊轍的口號，單詞單句尚可理解，連成一篇反不知所云，聽時嘈雜一片，過後全然忘記。記得錢鍾書先生說，宋人作詩的毛病是喜歡講道理。我想這個批評對今日有些歌詞

美國之痛

「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場國家安全保衛戰，是一場美國沒能打贏的戰爭。最近內地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七十周年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向在戰爭中英勇作戰、特別是犧牲的十九萬七千多名官兵致敬。

敵強我弱，中方軍隊只有解放戰爭留下的「小米加步槍」，美方及聯合國軍使用的卻是最先進的武器，空中更佔絕對優勢，美方甚至曾狂言要使用原子彈。他們以為兩三個月就能把中朝拿下，戰爭卻打了兩年多。面對血性十足、頑強拚命的中朝軍隊，美國人只能坐下談判，簽下了板門店停戰協議。

當年談判的地點，至今仍有嚴格的軍事界線劃分，一方為朝鮮所屬，另一方為韓國所屬。兩方都已把該地區開發成旅遊點，都建了高樓遙相對望，但都派了軍力把守。韓方主要是由美國軍隊把持。

內地朋友經由中國丹東過鴨綠江，再進入朝鮮的平壤轉去板門店參觀。西方國家的旅客則是在韓國首爾參加當地旅行團前往，幾年前我們走的也是這條路線。只需在所住的酒店報名，第二天就有旅行社職員開着十一座的小車前來，繞幾家酒店把客人帶去，操作已很成熟。

那是個冬天，地處高寒的一路景物讓人感到嚴冬的肅殺和戰爭的危峻。臨近板

《天能》逆轉時間？

英國電影導演基斯杜化路蘭的作品往往令觀眾驚為天人。舊作《潛行兇間》進入人類夢境潛意識；前作《鄧寇克大行動》三條平衡主線述說撤退戰役。路蘭以獨特的影像處理手法表述意念，讓觀眾不僅領略故事，更要仔細思考內裏含意。然而，其新作《天能》藉特務追尋真相的故事，卻不能讓觀眾獲得深切共鳴。

恐怖分子突襲烏克蘭基輔大劇院，單是現場扮演觀眾的臨時演員已經不止千人；飛機撞毀奧斯陸機場的五角倉庫，塵土飛揚，灰飛煙滅。路蘭都以真實演員和場景進行拍攝，目的為了營造震撼的逼真效果。這些場面雖然緊張刺激，但卻無助闡

釋整體故事的主旨。

《天能》是電影迷近期的熱門話題，好壞意見參半。故事重點是宇宙之內有兩條時間線：順時和逆時進行。兩條時間線可說是平衡發展，無分先後，更莫論對錯。主角們在追查案件之際，透過時間機器而在兩條線之間互相穿梭，發現另一個「自己」的行為並希望將之改變。由是，故事的關鍵其實可以簡單地說：世事果果重新思量，我會否作出相同決定？

有關時光旅行的想像，不少電影都已曾以此作題，甚至動畫《多啦A夢》的大雄亦透過時間門而遠赴未來，看到自己最終能與靜香結為夫婦，成家立室。如此情

《雨，蒸汽和速度—偉大的西部鐵路》

英國浪漫主義風景巨匠J.M.W透納在其晚年展現出了對新舊交替的社會變革的關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英國正值「鐵路熱」時期，蒸汽機的技術革新使得火車這一新興交通工具應運而生。隨着上百公里的鐵路興建完成並投入使用，善於捕捉轉瞬即逝的光影及雲雨的透納，通過其名作《雨，蒸汽和速度—偉大的西部鐵路》如實地記錄下了英國工業革命的卓越成果。

畫作以一個清晰的對角線構圖向觀者呈現出一列高速行驶的蒸汽驅動火車橫跨大橋時的瞬間。已年逾古稀的畫家用其最擅長的空氣透視技法和晚年流暢快速的粗獷筆法將細雨、薄霧和火車噴出的蒸汽巧妙地融為一體，營造出朦朧的自然氛圍。他還通過左側的古老拱橋和橋下的小船，以及畫面右側幾乎看不清的正在犁地的農夫來凸顯在深棕色主橋上疾速飛馳的火車的速度感——進而形成前工業時代舊傳統和現代社會新規則的鮮明對比。畫中的一切都是模糊的，但畫家仍用



其最具辨識度的「透納黃」，以及淡藍色和乳白色的漸變堆砌出環境的層次感，進而凸顯出對當時最先進的「蒸汽蟲號」列車車頭部分燃燒的蒸汽鍋爐和黑色煙囪的具象刻畫。

《雨，蒸汽和速度—偉大的西部鐵路》完美地表現出暮年的透納在早期追求謳歌大自然「如

「不道地」的「道地」

一香港友人同我講，在用作形容詞的前提下，粵語中的「道地」就是普通話裏的「地道」，理由是：兩個詞都意在描述某件事情或是某個領域裏面專業、有水準。他舉例：「你的廣東話好道地」完全可以換成「好地道」。我反問：那「道地」的反義詞是什麼呢？他一時語塞，想了一陣：「不道地」或是「麻麻地」。

我一下子就聯想到自己閒暇時隨手勾勒的素描和塗塗抹抹的水彩畫。儘管，我知道作為業餘愛好，自己作畫的水準的確很業餘，但這一點也不影響我偶爾在微信朋友圈或是ins裏分享我的畫作、表達我的志趣。然後，因為這些畫作，有朋

友在社交媒體上同我互動，期待我繼續分享一些作畫的技巧和心得。推拖不過時，我會坦誠地說一點「感觸」，這些感觸，在專門家的眼裏，一點新鮮見解也沒有，更可能是學術界的陳穀子爛芝麻。

這是我，還是很重視這些「業餘」的感觸，因為這是我「真實的內心」。我認為，這種「真」與「實」的謙遜分享，一定比那些單純地追求評獎、榜單、掛名發論文等急功近利之下的「專業」，更寶貴。世界之大，大到無量，大到不可思議。古人云：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那麼，「道地」之外，定有「更道地」，倘若以此標準來看

也完全適用。

講道理本身不可怕，一首歌也不妨告訴人一些道理，如前面所舉，教人拾金不昧。不過，道理人人會講，只是巧妙不同。對於文藝而言，理寓於情，情訴於象，大概才是正途，正如魯迅先生給版畫家李樺的信中所言，「木刻是一種做某用的工具，是不錯的，但萬不要忘記它是藝術，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為它是藝術的緣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鋒利，如果不鋒利……那是因為他自己並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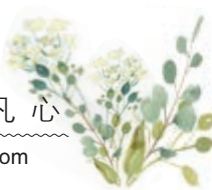
門店，公路上每隔個十來二十米就有個崗哨或堡壘，空中橋樑裏面裝滿了炸藥，一旦開戰，把橋一炸，一堆堆瓦礫便是阻擋敵軍前進的障礙。

參觀者由美國大兵引領，先去看了一場電影，內容是頌揚美軍及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的戰無不勝。我卻在一瞬間走了神，想起了代表美國在停戰協議上簽字的克拉克將軍的話：我是第一個在失敗協議簽字的美國將軍。可見這是一場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神話的戰爭，是他們不願提起的永遠的痛。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節的主旨是：大雄現在必須努力學習和成長，將來才可達到自己的夢想。說穿了故事，時間穿梭的目標仍是給予人們一個希望：若可重返過去，便能重新抉擇；若可超越未來，便會發奮圖強。

路蘭述說了一個更新穎的時間逆轉概念，但整個故事卻未能對人們的生活目標有所提升。導演似在故弄玄虛，藉着模稜兩可的意念來帶動特務追兇，觀眾卻是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畫」和「崇高」的風格基礎上轉而追求對社會進步和工業發展的頌揚。儘管以此為代表的透納晚期作品在他生前便備受爭議和批判，然而在他去世後的一百多年來，這些極具前瞻性和創新意識的傑作不僅奠定了他在西方藝術史中由傳統向現代表現形式轉型的獨特地位，更對後輩藝術家們有着巨大的啟示意義。

從某種程度而言，倫勃朗和透納的晚期作品有着異曲同工之妙——都在畫家生前備受爭議、且均超越了形的束縛——前者是棄形而寫神，後者則是棄形而「畫境」。透納憑藉晚年這些強調光影變換的抽象風景而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下半葉印象派及二十世紀抽象藝術的先驅。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誰都是「不道地」。

回歸到開頭說的「道地」和「地道」，朋友的說法也不全面。比如，粵語之中很少會說，某某做人很「道地」，但普通話裏面，卻常常會說，某某做人很「地道」。這種情況下，「道地」和「地道」顯然就不相通了。

與繪畫一樣，對於寫作，我也一直是業餘的水準。我能做的，不過是盡可能把對生活和生命的真實感觸，寫出來，並在這個過程裏，努力將漢語用得「道地」更精彩。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